

著名艺术家、艺术教育家 黄永玉逝世,享年99岁

本报讯 报艺 著名艺术家、艺术教育家,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黄永玉先生,于2023年6月13日3时43分逝世,享年99岁。

黄永玉先生,笔名黄杏樵、黄牛、牛夫子。1924年7月9日(农历)出生在湖南省常德县(今常德市鼎城区),祖籍为湖南省凤凰县城,土家族人。中国国家画院院士,中央美术学院教授,曾任中央美院版画系主任、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,是现当代中国文化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艺术家。

黄永玉先生子女黄黑蛮、黄黑妮、李洁琴携孙黄香、黄田敬告:

我们的父亲黄永玉因病于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三日三时四十三分离去。我们尊重他的意愿:不举行任何告别、追悼仪式。

梁羽生曾称他为“怪侠”,黄霭给他题词“你是个妙人,你是个少年狂”,还有不少人给他冠以“世界上最好玩的老头”之名。关于他的生平与事迹,总是为人津津乐道的。去看他的画,去读他的文字,去品他的故事,你没办法不被这个有趣的灵魂打动。

重读黄老,致这传奇一生,敬这坦荡且温暖的人生态度!

“说我是‘鬼才’,那是见鬼了。”

——黄永玉

他才高桀骜但不沽名钓誉,国画、

油画、版画、漫画、木刻、雕塑、散文、小说,几乎无所不能,无所不精,临终这一年,99岁了,黄永玉还醉心创作,他说自己,半辈子是一刀一刀地铲,一笔一笔在画,后来,一个字一个字在写。这一辈子就是这样。

“悲伤很误时间,摔一跤,赶快爬起来往前走。”

——黄永玉

别人祝愿“出走半生,归来仍是少年”,黄永玉是出走百年,归来仍是老小孩。他贪玩,敢作敢为,自由自在,心,总比烦恼大,总比苦难大,他的表叔沈从文评他是“永远的天真”。

当被问到“如何保持永远的天真”,他说:悲伤很误时间,有人因此送掉半辈子光阴,把悲伤当成诗,那会好过点。

不欣赏自己摔倒的地方,不要哀叹这个坑。有的人是一辈子记得那个坑,不走了,在咒骂那个坑。我是摔一跤,赶快爬起来往前走。

“一辈子跟着书走,不会坏。”

——黄永玉

提到读书,黄老确有对“90后”的忠告:珍惜时间好好读书,一辈子跟着书走,不会坏。“我这个老头子,一辈子过得不那么难过的秘密就是,凭自己的兴趣读书。”他认为,多看书才有知

识,书同手机不一样,手机是它帮你想,书是从它那里得到知识,有基础。多看书,才真是厉害!

“拿着自己认为使尽了力气的作品,不要马马虎虎。”

——黄永玉

黄永玉对画画的热爱是刻在骨子里的,黄永玉的儿子黄黑蛮说:“他(黄永玉)每到一个地方都带着纸、笔,看到什么都要画下来。”

晚年的黄永玉依旧执着画画,他说:“女儿有时为了我的健康不让我画画,一般来讲我少不了要画画。”黄永玉在80岁、90岁时都曾办过画展,他说:“拿着自己认为使尽了力气的作品不要马马虎虎。”

“等我死后先胳肢我一下,看我笑不笑。”

——黄永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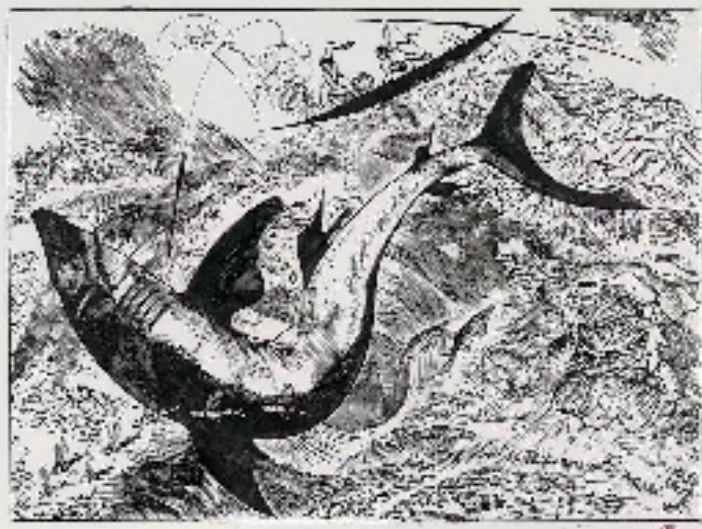
长生者豁达,他一点也不忌讳生死话题。“我是一点也不畏惧,而且我不希望留下什么,骨灰,进祠堂啊,不需要。我开玩笑说,等我死了之后先胳肢我一下,看我笑不笑。”

他曾写下,人死如远游,他归来在活人心中。留给世界一袭“宁馨”与一串“好玩”之后,黄老潇洒挥挥手,远游去了。

你知道的,只要念他的名,看他的画,读他的书,品他的话,他就一刻也不曾离开。

黄永玉,一言难尽的人

■张瑞田



黄永玉

春潮

40x55cm 1961年

黄永玉,以99岁的高龄离开人世。他是中国画坛的空谷足音。黄永玉走后,中国画坛不会有第二个黄永玉了。

画家,是黄永玉第一个标签,他是有名的版画家,通晓工艺美术,会设计,还能画邮票。他的公共影响离不开1980年发行的生肖邮票,那枚猴票,开启了改革开放的邮票收藏热潮,又以天赐的机遇,成为集邮界的新宠,至今仍是热点。作家,是他第二个标签。他的新诗曾荣获全国优秀新诗奖,他的散文、随笔深得读者喜爱,不

断再版,成为出版界的畅销书;他的长篇小说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在《收获》杂志连载十余年,有的说好,有的说一般,但,不管怎么说,一位耄耋老人能写那么长的长篇小说就是奇迹。

黄永玉在湖南湘西长大,没有受过正规教育,得益于表叔沈从文的支持,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与全国著名作家、画家、书法家等各界知名人士有密切的交往。他身处一个耀眼的朋友圈里,聪明善学,能写会画,很快在文化界成长起来。

文物学家孙机去世,享年94岁,他为诸多国宝正名

本报讯 马黎 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葛承雍消息,著名文物学家、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员孙机先生于6月15日早上8:09去世,享年94岁。

孙机,文物专家、考古学家、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员,1929年9月28日出生于山东青岛。1949年进入华北军政大学学习,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总工会工作,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,毕业后在北大历史系资料室工作。1979年调中国历史博物馆(今中国国家博物馆)考古部工作。

他著有《中国古代物质文化》《从历史中醒来——孙机谈中国古文物》《华夏衣冠——中国古代服饰文化》《载驰载驱——中国古代车马文化》等作品。

正在付印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《蜀师砖砚汇考及图文著录》一书,由古砖收藏研究者邵嘉平编著,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。这本书名的题签正是由孙机先生题写,这是孙机先生留下的最后的书名题签。

艺术家满维起逝世,享年69岁



满维起 早春三月 220x145cm

本报讯 报艺 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原常务副院长,国家一级美术师,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委员,中国画学会常务理事,中国水墨画院院长满维起,因病医治无效,于2023年6月12日11时58分在北京逝世,享年69岁。

满维起,1954年出生于天津市,毕业于原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专业。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副院长,中国水墨画院院长,一级美术师,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生导师,中国画学会常务理事。作品曾参加全国第八届、第九届、第十届、第十一届全国美展,并两届获奖;先后参加百年中国画展,黄宾虹学术奖展等国内重大展览;诸多作品被多家美术馆、博物馆收藏。先后出版中国画作品及著作20余种。

2023年3月22日,他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“黄永玉诗和插画展”,我自己观看了两遍,又陪朋友们去观赏,看到一个奇异的世界。那些熟悉的诗篇,那些似曾相识的画,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展览。展厅有一个屏幕,反复播放黄永玉朗诵自己诗作的影像。我站在屏幕前,看着一位老人的朗诵,脑海里出现了湘西凤凰古城,缓缓流淌的沱江,他写在沈从文墓碑上“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,便要回到故乡”的字迹,还有京东的“万荷堂”,以及他写给颜家文的长篇手札。那通文辞渊雅,笔墨凝重的手札,曾是“心迹·墨痕:当代作家、学者手札展”中的重要作品,一度在全国巡展。曾是羽扇纶巾的文化人,一位98岁的艺术家,正在我们的眼前读诗,也许,这就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印象。“黄永玉诗和插画展”储存了太多的文化信息,应该说这个展览所展出的是画,是诗,更是黄永玉的人生经历,文化趣味。这样的展览非他莫属。他走后,这样的展览不会有了。当然,黄永玉这样的人也没有了。

“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,便要回到故乡。”他留下了遗嘱,自己走后,什么也不留,就做一个“无愁河的浪荡汉子”。